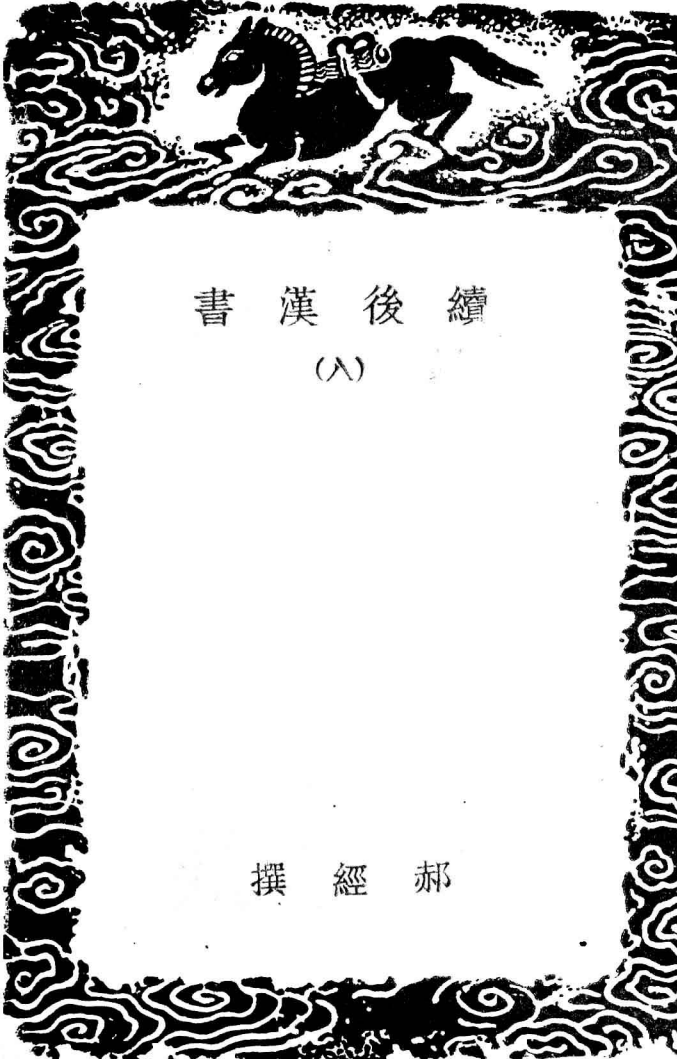


續  
後  
漢  
書  
八









書 漢 後 續

(八)

撰 經 郝

#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李典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遼奉恩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譚尙于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于鄴。尙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

孫輕等從攻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邊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操將討袁尚于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而天子在焉，今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則公之事去矣。」操策表無能爲，遂與遼俱行。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臧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灋。原注：昨山灋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爾。」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邊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旣伐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方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晷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享犒，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

爲走登高家。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原注。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播穀委權。或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情。以致命之兵。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遷方圓。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至建安二十一年。操復伐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將。徙屯居巢。忠義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忠義。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立。轉前將軍。賜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將軍吏使羅拜道側。觀者榮之。及篡代。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雒陽。丕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丕歎息。顧左右曰：此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丕迎遼。親臨執其手。賜以御食。疾小差。還屯。權復叛。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嘗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卒于江都。丕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丕追念遼。

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謹案：目錄此下有樂進于禁傳，今闕。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郃說紹曰：公勿與曹操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彼自敗矣。紹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圖慙，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紹軍大潰。謹案：志注：裴松之曰：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來降。紹衆于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郭圖之譖，來歸太祖，參錯不同。今郃奮移紹軍大潰于郃降下，諸傳相通矣。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于渤海。別將圍雍奴，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操伐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寶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至陽平，魯降。



操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爲昭烈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邊寇將軍。昭烈屯陽平。郃屯廣石。昭烈以精兵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昭烈不能克。其後昭烈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昭烈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擒淵斬之。淵雖爲都督。昭烈憚郃而易淵。及斬淵。昭烈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郃還陽平。時新失元帥。恐爲昭烈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軍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操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操遂自至漢中。昭烈保險不戰。操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曹丕立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篡代。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叅立遣南屯荊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漢丞相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討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懿治水。軍于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漢丞相亮復出攻陳倉。叅驛馬召郃到雒陽。叅自往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又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

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雒。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畢湛。謹案。陳志作畢湛。誤。通志作畢。與此合。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漢丞相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戰。飛矢中右膝。卒。原注。魏略。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兵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佈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叡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晃傳。今闕。

朱靈字文博。清河人也。有膽略。袁紹領冀州。以靈爲將。同郡季雍原注。羊朱反。叛紹而降。公孫瓚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曹操攻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操。有功。紹所遣諸將皆罷歸。靈曰。吾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真吾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皆隨靈留。操表爲雜號將軍。操克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操戒之曰。冀州新兵。久習寬緩。暫見齊整。意尙快快。卿名故有威嚴。宜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靈卽斬昂。以狀聞。操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愷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

是滅損哉。

原注。後漢書鄧禹遣馮愷宗歆守桐邑。二人爭權相攻。愷遂殺歆。因反擊禹。遂爲赤眉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

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

也。曹丕立。拜後將軍。封鄜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召。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鄜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于是更封高唐侯。

謹案。陳志徐晃傳注作高唐亭侯。志注無亭字。

通志有亭字。

卒諡曰威侯。子述嗣。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曹操破黃巾于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操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故試以民事。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向于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向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北侵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淳等果入伏裏。戰不利。典往救。昭烈望見救至。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于壺關。擊管承于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

原注

漢書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來自結納。獻馬及練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于青。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爾。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子禎嗣。曹丕立。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愨侯。

議曰。張遼徐晃諸將。壯猛有謀。亦關張之亞匹。然失身于操。終爲勇而無義。苟當高帝之誅秦。世祖之復漢。亦曹樊之佐命。耿賈之圖畫也。乃于篡朝。傾智并命。功愈多。勝日增。而負日重。終不免爲蜚廉惡來。所以義士審于委質。智者急于擇君也。宋司馬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旣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晝陵寢以辱之。斯爲不君也。

贊曰。羣虎嘯風。哮闕逐競。雄狐假威。詐神力勝。顛劉植曹。區宇再造。天果勿定。與僞蔑道。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孫秉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參

郝昭

張特

龐涓

張猛 楊 豐 鮑出

閻溫張恭 恭子就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原注魏略通小字萬儉以俠聞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朗陵時有周直者

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大

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黃

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賑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歸

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攻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操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操操得以復

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于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

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

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爾。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羣賊。瞿恭。江官。沈成等。皆破之。送其首。遂定汝淮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昭烈與周瑜圍曹仁于江陵。別遣忠義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道得病卒。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曹丕立。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勛。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緒子秉。字元胄。有雋才。仕晉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昭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于先王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王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衆客未言。又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余。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王曰。卿言得之。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未知所對。余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爲慎。王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元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余每思此言。亦足以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禍患無從而至矣。秉子

重字茂曾。少知名。歷吏部郎平陽太守。以清尙稱。趙王倫以重人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重遂不食。祈死。至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

原注·魏志曰·重二弟尙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

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宜高。太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太守欲有所私殺。戒據法不聽。太守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于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于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于開陽。曹操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擒布。霸自匿。操募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及兄康等皆詣操。操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劉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操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操破袁譚于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榘。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

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

謹案·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云·周字伯南

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

霸與戰于逢龍當復遣兵邀霸于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

舒遁走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前後邀擊之吳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不得救蘭遂破

之霸從擊孫權于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謹案·通志作大軍未至·較明順水遂長吳船稍進將士

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于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操操善之拜揚威將軍假

節後權乞降操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曹丕立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冀

代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伐吳破呂範于洞浦初建安末霸遣別軍在洛會操卒霸所部及青

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丕外雖尊寵霸而心常疑之及還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

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于丕丕曰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徙為

執金吾位特進曹叡立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卒諡曰威侯子艾嗣艾以才理稱為黃門郎累官至

青州刺史少府卒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原注·裴松之曰·霸一

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類條暢·識贊時宜也·謹案·目錄此傳未附孫觀·今闕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南伐，琮舉州降，欲與聘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于孤弱，死無愧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爾。」遂歔欷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昭烈于長阪。操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原注：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威霸少

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攻忠義于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

攻漢輜重于漢津，燒其船于荆城。曹丕立，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原注：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此語與本傳不同。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敵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卒，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于聘。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虔、許褚、典韋、龐惠四傳，今闕。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也。姿幹雄壯，少從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

漢丞相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于樓上應詳曰：魏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深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死爾。卿還謝諸葛公，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決矣。我識卿爾，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車折。亮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謹案：陳志作以土瓦填塹。此作土丸。與通鑑合。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城裏。昭又城內穿塹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至，亮引退。詔嘉昭功，賜爵列侯。及還，曹叡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灼如此。朕復何憂乎？欲大用之，會病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及發冢取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張特字子產，涿郡人也。初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欲遣還護軍會母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合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尙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

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爾。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遷安豐太守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龐涓傳。附張猛。楊豐。鮑出。今止存附傳三篇。其龐涓傳闕。

張猛字叔威。燉煌人也。父免。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爲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狎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既到。商欲誅猛。猛覺。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居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曰。叔威。汝欲殺我耶。死者有知。汝亦族矣。相釋可乎。猛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遂殺之。明年韓遂自將擊猛。猛發兵拒遂。吏民畏遂。乃反攻猛。初免爲武威太守。猛方在孕。母夢帶兔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免。免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焚而死。楊豐謹案。魏略曰。魏。名豐。後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黃昂之反攻徐揖也。謹案。周溫傳注云。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豐不義。昂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

募取豐令得豐者麻係其項生致之遂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都尉使齋檄告酒泉聽豐爲掛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以生麻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謹案魏志閻溫傳注此下尙有時皇華在東云云五十餘字此皆無之疑大典脫漏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尙氣節與平中三輔亂出

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圍斫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既歸遂與昆弟扶母居南陽避賊建安五年關中道始通謀北歸而母不能行乃以籠盛其母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共薦州郡辟召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至八九十纔若五六十者不知其所終原注魚豢論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善觀其心爾孰如孫祝菜色于市里顛倒于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跡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于鮑出不染禮教心痛義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裴松之曰魏略專俠傳載孫安頌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實頌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跡皆關閩之流

謹案目錄此下有閻溫傳今闕又此卷議贊俱闕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 漢子侃 寓 奧 準

從弟霸

張範 弟承

邴原 張闕

涼茂

國淵

徐奕

何夔

邢容

謹案袁渙傳闕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漢司徒。父延。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之。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曹操將攻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敵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

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操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操。表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翫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翫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荊州還。範見于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操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不居守。操戒不舉動。必諮此二人。不執子孫禮。範所得祿給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人或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操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不旣篡代。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爲流涕。師哀其言。亦爲之泣曰。欲學可爾。我樂相教。不求資也。于是就學。篤意經傳。博涉無所不見。尤厲行義。與管寧俱。以操尙稱。自以其學未至。乃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原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謝焉。又曰。堯豫之士。吾多所識。未



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持書而別曰。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于家而行。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弓。汝南友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幹。原舊能酒。自游學。八九年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爾。今當遠別。可一飲燕。于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叔。郡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後悲望欲殺之。吏皆爲請。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請。原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于子。憎之。而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媿。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哉。融無以答。遂釋之。是時朝綱陵遲。所在搆難。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不就。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自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

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夔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

原注。史記淳于意以刑罪當遠。西之長安。意有五

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願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為除肉刑。

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拯民于難。

乃燕燕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不答。遂與管寧浮海適遼東。依公孫度。

志注。此下有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應十二字。

嘗行得遺錢。以係樹。錢既不見取。而係錢者多。問其故。行者曰。神樹也。原惡其

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里中斂其錢。以為社供。同郡劉政有勇略。公孫度欲殺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

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

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

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徒重怨。度乃出之。原

又資送政家使歸。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者數百家。游學之士。絃誦之聲。不絕。管寧以度終不容原。勸原

歸。原乃徙居于三山。孔融復與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

原注。左氏傳。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驪。賈季奔翟。趙盾肯

先蔑而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

奉問。榜人益反。

原注。此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奔爭。鼻復何俟乎。原遂歸。行已數

日而度始覺。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原既至。亦不仕。講肄

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人。時鄭元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宗之。原以志尚高遠。節行粹白。英偉

之士向焉。于是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原女早亡。而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明公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操北伐烏桓。還駐昌國。宴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中。諸人必將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爾。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通謁。操驚喜出迎。謂原曰。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邪。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操謂荀攸曰。此君乃能傾士大夫心。若是乎。攸曰。此一世異人。士之冠冕也。公宜盡禮待之。謹案。志注云。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坐。對曰。獨可荀攸與志異。此作荀攸與志異。自是操益重原。雖受辟歷署。常在病告。高枕里巷。終不當事。河內張範名行亦高。而尤親敬原。操下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徙署丞相徵事。原注。獻帝起居注。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太原王烈俱以選補。崔劼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時曹丕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非公事弗見也。操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于是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惡惡。不大會賓僚。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原獨不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丕不復難之。操伐孫權。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

迪譚案。麗迪今志作麗迪。何焯校本作迪。與此合。

以清賢稱。原注。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魏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于魏。父邈字叔遠。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稽康集。爲人宏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

之者莫之能測也。宜歷二官。元康初爲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

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據經典以處。是非。曹操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

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原注。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于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浪

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

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

鄴。自後遠征。惟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于君意若何。茂對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

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

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

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

有績。曹丕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尙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不在東宮。茂復爲

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原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謹案曰錄此下有國淵徐奕傳今闕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爲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黨禍起從父衡爲尙書好直言由是在黨籍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宰司辟召皆不應與平初避亂淮南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從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蕲陽蕲陽爲曹操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蕲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于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操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操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至親戚叛之而況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原注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節操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利斥可也加其捶撻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否之節必審之于所蹈故高尙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琴箴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惟此褊心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士可殺而不可辱命爲掾屬而杖捶之豈待士之禮也夔義不受辱亦可尙已而以爲挾毒要君實之

矣。過 自昭烈之去東南多變操乃以陳羣爲鄴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由是稍定遷長廣太守郡

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于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宏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千數。謹案。陳志作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時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則不得不誅。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原注。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于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覈之。

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操稱善。魏國既建。拜尙書僕射。時丁儀兄弟貴寵。夔與儀不合。尙書傅巽謂夔曰。儀已害毛玠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自害。焉能害人。夔終不屈。未幾。儀果敗。丕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尙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丕欲與辭。宿戒供具。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丕立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丕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助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順朕意。卒。諡曰靖侯。子曾嗣。晉咸熙中。爲司徒。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形容傳。今闕。又此卷議贊全闕。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 列傳第三十四

魏臣

陳羣 子泰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之孫。侍中大鴻臚紀之子也。羣爲兒時。寔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昭烈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曰。袁術尙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昭烈軍。昭烈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曹操。破呂布。辟羣爲司空西曹掾。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州遠者。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遠穢德。終必敗。操不聽。後模遠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仗節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御史中丞。初羣父紀于獻帝世嘗議復肉刑。而卒不行。至是操復欲復肉刑。令羣申其論。羣盛稱以爲可復。惟相國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操深善繇。

羣言以軍事未能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曹不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乃制九品官人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

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原注晉書劉毅傳毅以魏

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與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由于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詢

也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遠

時宜有實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

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遂強弱是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

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

已有人數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關難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賈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緣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實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宏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許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清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善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聽或取給殊方。而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于壘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物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已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劾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于限當報。雖職之高遠。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各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係繫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治。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不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敬謹。子孫罹其殃告。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黷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室衛瓊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竟不施行。及篡代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不伐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不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不寢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曹叅立。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爲司空。共錄。

謹案。陳志作故錄。尙志作改錄。尙

誓事時。叙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仇黨。有仇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攻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叙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叙從之。後叙女淑卒。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原注。禮記。孔子旣得合葬于防。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古不修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羸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水。其歛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揅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子禮也。其合矣乎。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制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處移。

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叡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原注。裴松之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于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爾。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原注。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新豐之制。然質文之飾。輿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糴塗炭之艱。而何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叡于是有所減省。初曹操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宏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諡曰靖侯。子泰嗣。叡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嘿。正始中。詔讓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原注。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躬之故者與。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于君謂之忠。施于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宜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于是乎長者矣。謹案。目錄附子泰傳。今闕。

議曰。曹操忌刻寡恩。其欲復肉刑。豈有意于三代之際哉。特殘忍之志。欲甘心于遺民。使畏威懼罪焉耳。鍾繇陳羣又從臾之。豈以道事君者邪。其創九品。置中正。適足以長亂崇姦。撓弱天權。官聯大壞。一歸門第。于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令一出而弊遽成。失其本故也。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無三代政治之實。而事其名。鮮有不弊者。夫人君以一身爲天下。中正執中正心。以正朝廷。而建中于民。于是民協于中。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皇建其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以爲大中。至正之世。三代之極治也。方操丕父子篡竊于上。羣臣百官黨賊于下。違律天下。以清議責人。必以顏

閱而不貸。恕己自爲桀跖而不疑。豈絜矩之道哉。秦簡重方略。顯面仗鉞。隱然魏之名臣也。高貴鄉公之事。請誅賈充以謝天下。而意仍在于司馬昭。雖董狐之責趙盾。無以尙矣。贊曰。於休長文。博雅暢朗。麗玉含光。道映天壤。致理施化。公胡慙長。元伯剛簡。體志高亮。端委虎門。正色劘上。家法愈峻。名門共仰。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 列傳第三十五

魏臣

劉劭 傳擬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

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原注。左氏傳。夏五月朔。日

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宋。衛。陳。鄭。火。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原注。裴

松之曰。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

。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義。苟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以入門而卒暴

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徵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讖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享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諱躬殿

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闈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于元會。元會有可卻之

事。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尙書郎。散

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曹叡立。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聞公孫淵受孫權封冊。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叡以爲昔袁尙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叡嘗作趙都賦。曹叡美之。詔叡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叡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叡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耀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叡從之。兵比至合肥。吳師果退。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叡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于數。凡所錯綜。源流宏遠。見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叡承

清閒之權。得自盡于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原注。裴松之曰。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達中者。或

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劾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

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矚。輒作都官考課

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叡卒。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

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漢平樂監傅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伯父巽黃初中爲

侍中尙書。嘏弱冠知名。以裁鑿稱。時何晏以材辯顯于貴戚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嚮聲名于閭閻。而夏

侯元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于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

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

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

況昵之乎。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權利。若任幾時。其死必矣。後皆如

嘏言。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著論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

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旣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宏

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賢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敍。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尙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假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假不平。因微事免假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爽誅爲河南尹。內掌都邑。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糅。豪門大族。商賈胡貊。會利之所。而姦宄之所聚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

聲。擬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吏七百。半非其舊。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擬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其治以德教爲本。持法有恒。簡而不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捶訊。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于是治爲諸尹之最。遷尙書。擬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宏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于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遇時多難。未能革易。嘉平四年夏四月。孫權卒。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伐吳。以三征計異。詔以訪擬。擬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免姑蘇之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北魯衛之君。會于臺。卒北。會諸侯于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與晉定公爭長。越王勾踐。吳太子友。遂圍吳。欲遷夫差于甬東。遂自剄死。齊湣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能救顛覆之敗。原注。史記。齊湣王伐宋。宋王出奔。死于溫。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大敗齊師于濟西。樂毅遂入臨淄。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器。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襲荆破蜀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允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于諸葛恪。恪若矯權苛暴。獨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

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閒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土不運輸。六也。豐隙時閒。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然後盛乘厲兵以震之。參惠信賞謹案。陳志作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聞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持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昨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于

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瑕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于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議爲之備。瑕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子遺。恪豈能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原注。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裴松之曰。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于理獨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爾。

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瑕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原注。傅子曰。瑕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議要。好少。瑕以明智交會。裴松之曰。瑕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元以名重致患。豐由外至。鍾會以利勸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觀。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瑕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

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豫于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于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瑕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立。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丘儉文欽舉兵。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瑕及王肅勸師。師未從。

瑕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瑕言。蹶然而起。曰。請與疾而東。以瑕守。尙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瑕有謀焉。及師卒。瑕與鍾會

勸司馬昭徑還雒陽。昭遂輔政。原注。世宗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瑕不敢受。及薨。瑕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豐蔡爾傳。瑕所宜問。則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瑕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助業難爲也。可不慎哉。瑕以功進封

會由是有自矜色。瑕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助業難爲也。可不慎哉。瑕以功進封

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原注傅子曰：增自少與冀州  
獻題早亡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尙書僕射  
有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綴著助前朝改封祗涇原子魏  
亡仕晉至司空祗子宣御史中丞宣弟暢祕書丞

議曰初京房作考課法不能行之于漢劉劭因之增其條目且爲說略綴著論難之崔林杜恕上議駁之  
卒亦不能行之於魏何哉有其法無其人雖有善法不能善治有唐虞之君稷契皋陶之臣不爲之法而  
黜陟幽明刑賞不僭繇共工驩兜有苗自投四裔而元凱共處于朝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非善人魏方  
父子盜漢左右前後皆叨僨苟且之流乃自以爲舜禹欲託于唐虞三代之事則亦新莽之以六藝文其  
姦也故爲政者不在于術而在于道不在于法而在于人非其道而不得其人法于何有此叔向所以非  
子產之鑄刑書也原注左氏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臧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贊曰品第植私考課滋僞化本弗立民未知義作法於涼祗以益弊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六

魏臣

桓階

陳矯

子本薛悌

徐宣

衛臻

孫權

盧毓

子欽

謹案桓階陳矯徐宣三傳俱闕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

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操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原注先賢行狀茲字子許不為

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

與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宏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

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沒郭林宗傳茲弱冠與同郡陶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買離直文生

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釋之後為黃門侍

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先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

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助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曹丕立

為散騎常侍及篡代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

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尙書轉侍中吏部尙書。從丕如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爾。考覈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曹叡立。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漢丞相亮攻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叡方隆意于殿舍。臻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案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致陵遲矣。漢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爾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自擊權。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叡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無戎狄。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

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曹操久不立太子。而方異貴。臨苗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以大義拒之。及丕立。東海王霖有寵。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元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強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原注。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漢書。監布反。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劇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脫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謹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原注。裴松之案。舊事及傳成集。烈終于光祿勳。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宜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謹案。志註重東宮官屬四字。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犬。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有文辭。至于爲注。了無發明。眞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盧毓傳。今闕。又此卷議贊俱闕。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 列傳第三十七

魏臣

和洽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羔羊之美節儉正直以其自公退食一而無私也非祇與其儀也儉爲共德晏嬰繩屨脫粟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公孫宏以三公覆布被汲黯以爲詐魏朝公卿至自污辱其衣藏其輿服入朝而自挈壺餐豈禮也哉凡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姦慝豈喙口敗面之習而然哉洽爲正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以真儉自處譏切一時之僞儉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子哉常林不受三公以大夫告老知止之士也杜襲柔而能直識度清粹趙儼之剛毅裴潛之貞幹皆其次也贊曰儉不中禮安愈于奢毀則偪下難拚僞邪陽士蹈道伯槐知止文行介潔著美信史杜趙諸賢靖恭清劭推位飭身足勵風教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韓宜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韓王信之後也。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設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原注。蒲每一拜反。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贊。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曹丕立。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雒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原注。魏志注。祔。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中藏主石室。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雒陽廟。四時烝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

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卒。暨曰。恭侯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雒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死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諒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尙儉。遣車降制。原注。禮記。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遺。棄戰反。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佩劍。子肇嗣。卒。子邦嗣。原注。楚國先賢傳。邦字長林。少有才學。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縣。高陽太守。縣子洪。侍御史。洪子肅。字德真。買充塢也。晉諸公贊曰。自暨以下。世治素業。肅能敦尙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肅妻買充女。充無後。以肅子謚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謹案。目錄傳未附韓宣。今闕。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林傳今闕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原注。陳留耆舊傳。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子五人。恩義甚篤。邪邪相何英。慕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卽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囊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動身清名為之基。



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舞。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宏孝廉生靖。柔留鄉里。謂邑

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

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逸與曹操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原注。裴松之曰。案陳魯者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

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操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

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丙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尙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

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操。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夙夜

勤恪。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遂辟爲丞相倉曹屬。操欲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己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

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

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謹案。平志作年。

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

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

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

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原注。漢書。叔孫通之然無所進。刺言諸故軍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達等後姦。遇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圖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利發操殺之以謝柔。曹丕立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丕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丕不卽從。而相誣告滋甚。丕乃下詔。敢有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姦罪以萬數。

謹案。今志作舉吏民姦罪。宋本無。民字。與此合。通志亦無民字。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勛。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

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義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丕嘉納焉。丕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曹叡立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朗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傑虎爭，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明哲，敷宏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復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宏，叡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原注：漢書孝文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嘗欲作露臺，召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蠲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

輟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茲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感。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養精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劾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劾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劾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邪。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劾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宏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劾乃詔曰。孝哉宏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劾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懸。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厥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原注。左氏傳。晉侯問叔向之罪。祁奚乘駟而見宣子曰。夫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聽。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劾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

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原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詔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精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慚。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墜肆之類。莫不肯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邪閑之至道。近鑒狎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莫或牛之暫益。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朝。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自不得有不忍之刑。以遂辜戮之罰。亦猶漢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

實。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闕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裴松之曰。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之象。而腰於犬馬之形也。實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闕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猶防爲非。實任宜嚴。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

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

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

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不報。

原注。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

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食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屬鴞所害。臣置不計。以是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

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

老嫗爲母。事甚恭敬。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

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

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

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

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

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

事。據爽營。懿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曹髦立。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曹奐立。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卒。諡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助前朝。改封

渾昌陸子。原注。晉諸公贊。柔長子備。大將軍掾。次庭。歷三州刺史太僕。庭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宜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運守廷尉。後卽眞。兄庭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

經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于尙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操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躡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温恢嘉之。具白操。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之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攻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尙書。曹叡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叡奇其意。而不責也。叡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叡臨卒。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吳人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三刺史。議案。陳志作。更二刺史。莫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決。原注。肥。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及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四伯。皆怒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聽。何往爲。祇取辱爾。遂還俱讓而去。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

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覆

原注音賈

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徒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

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

叔虞周公便以封之

原注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

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鄒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

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

原注戰國策龐蔥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

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

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記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論終而走

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

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

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鄒不受詔此臣輕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

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勅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

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卒，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曹操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曹丕立，入爲尙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使，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曹叡立，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郡，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厲。叡如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還爲尙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尙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懿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

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曹髦立。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曹奐立。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卒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惸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惸膠東子。

議曰。高柔善宦。終居元老。弊弊焉爲司馬懿役使。共翦曹宗。懿以周勃勒之而不恥。孔光張禹之流也。孫禮蹇蹇。抗直不撓。王觀勁挺清亮。並有王臣之風。亦墮懿術中。與之共事。其知不足稱也。韓暨年踰八十。叨踐台鼎。老不知止者也。孔子道配天地。賢于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盛德萬世祀可也。故自高帝過魯。躬以太牢致祀。於是天子致敬。同夫郊廟。後世因之。與社稷遍天下爲通祀。崔林何人。輒敢置議。以爲不宜祀於非族。可謂非聖無法矣。

贊曰。諸公諂諂。繼處端揆。靖共正直。肅清皇軌。德儒妄議。公至冒素。文惠持祿。台袞式汙。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二

##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董尋

張茂

謹案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俱闕止存棧潛張茂附傳二篇議贊亦全闕。

任城棧潛字彥阜

原注見應  
續書林

曹操世歷縣令嘗督守鄴城時曹丕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

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於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費愚竊惑之不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丕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曹叡立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養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皇旣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宏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

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瓊珠。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糗糒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民。繁夫叢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瑤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助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賴。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沛國張茂。謹案。志注。茂字彥林。爲太子舍人。以吳蜀數勳。諸將出征。而欲盛興宮室。留意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

懷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懷心者。鈔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爾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尙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爭。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進。上顧左右曰。張茂特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